

戈壁回响曲

■王久辛

疙瘩啃馒头，觉得比鸡鸭鱼肉还香，现在馒头咸菜都没了味，嘴里嚼着嚼着，目光便又转向地窝子，好像他们的心都在抖！

有一回，师里的干事来我们地窝子里采访，班长对他说：“干事同志，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地窝子照相呀？”那干事不以为意地说：“给地窝子照相太浪费。”班长却说：“不浪费、不浪费，我们以后还能照，您现在不照地窝子，过几年就照不上了。”于是，那干事便给地窝子留了个影，一来满足战士的心愿，二来也想拿到报社试试能不能刊用。真怪，干事将照片拿到报社，编辑同志看了连声称赞这照片有戈壁军营的风味，不仅刊用了，而且在报社举办的“军营美”摄影比赛中，还得了个头奖。得知消息，那位干事感动得直落泪。他对人说：“这奖我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啊！地窝子，地窝子！

头锅饺子

离过年还有20多天的时候，指导员就站在沙浪尖上对我们新兵说：年三十包饺子！

包饺子！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心里是一连狂呼了三遍。吃饺子对于今天的军营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在20年前的军营，对于腾格里沙漠里的兵们来说，却是极其奢侈的。那时，我们的主食是馒头、米饭，菜只有白菜萝卜。那天指导员说了要吃饺子之后，我们就天天盼着年三十，盼着热腾腾的饺子端出锅，然后饱餐一顿。

在等待过年的20多天里，班长几乎把吃饺子挂在班务会的每一句话中。他说：内务整不好，不许吃饺子，于是内务就格外整齐；他下令：正步走！然后，背着手看我们走，并且慢条斯理地说，优秀的吃80个，良好的吃60个，及格的吃30个，不及格的嘛——那就喝汤吧。大家听后便笑了起来。班长随即喝道：不许笑！谁笑？不许他吃饺子！

大雪飘，饺子包。窗外的雪花飘下来了，可离过年还有两天。腊月二十九的夜格外漫长，熄灯号吹过一小时了，大家还是没有睡意。小张说：我们家包饺子要放好多香油呢；小李说：香油自然少不了，但最重要的是要有香醋，饺子蘸香醋，那滋味……说得大家都吸溜着咽起了口水。最后还是班长发了话：别说了，再说一晚上都睡不成了。于是，大家便不吭声了。再后来，就陆陆续续地开始有了鼾声；再后来，鼾声之中便夹杂了一些梦话……吃饺子，妈妈我要吃饺子……那天我是凌晨两点的哨，想睡不敢睡，听了一晚上的关于吃饺子的梦话。

年三十终于来临。早上工作照旧，训练、休息、训练；下午开始，以班为单位，到炊事班领饺子馅和面粉。任务分工是，每人包80个饺子，包好后送炊事班，由炊事班支起两口大锅给全连煮饺子。大伙动作是非常迅速的，洗手、和面，擀皮、包饺子，一个班围成一个圈，一个连围成了十二个圈，一圈一圈地包饺子。令人难忘的是那擀面杖，全是酒瓶子的，大头擀面，小头握在手里当把手，动作由生转熟，面皮一个接一个擀出，饺子一个接一个包好。大家又说又笑，像乡亲们聊天，似家人谈笑，喜气洋洋的。就是今天想起来，仍使我拽不住对老连队的怀念。

饺子煮出来了，盛了满满两大盆。没说的，全连一致通过，连送主官一盆，给班长们一盆。两大盆饺子端走了，战士们热情地等待第二锅——第二锅饺子还未下锅，指导员端着饺子，连长跟在后面，还有连部的卫生员、文书和通信员们，一起走进了饭堂。连长说：今天官兵同乐。俗话说，头锅饺子二锅面，咱们连今年新兵补的多，这头锅饺子就该新兵吃。说着便走到各个饭桌给新兵们分饺子。新兵们见状，忙把碗藏到身后。

指导员说话了：这头锅饺子嘛，应该请新战友吃。他们离开家三四个月了，回头吃饺子，再吃不上头锅饺子，这让我们支部一班人心里咋能过得去呢？

这时，司务长从后面走到前面对大家说，别争了，别争了！饺子又出锅了，

全连一起吃！后来，我把这事写进了家信。妈妈回信说：咱人民的军队都是这样，你好好在队伍上干吧。我记住了妈妈的话，一干就是22年。这头锅饺子啊，不知给了我多少力量！

编外的兵

有人把我们军营“后院”里的那些随军家属们，叫作“编外的兵”。她们听了，也不怪，只是甜甜地一笑。

我们军营在河西走廊，一个土围墙围成个圈圈，军营的后院，是圈圈里套的又一个小圈圈。小圈圈说起来也不小，加起来二八一十六排，每排能住五六家子，闹闹嚷嚷的，那便是“编外的兵”们的天下。

这些“编外的兵”，差不多个个是从农村来的，语音腔调各有各的弯弯儿，要是几个人凑到一块打开话匣子，听吧，几种调儿配在一起，谁听了准乐得露白牙。夏天，她们围在一棵大树下，虽说家家有了缝纫机，可她们还是不改过去乡里的习惯，她搬个墩，她拿个凳，这个给小子纳鞋底，那个给小姐缝个褂儿。城里人见不到的针线筐箩，在这儿，各式各样都有：竹编的，那主人定是南方人；麦秸、高粱秆编的，那主人不用说是北方人。扯起个话头，总是离不开张营长脾气好，李家科长性子直。密针密线密密地缝，蜜言蜜语蜜蜜地讲，比那鞋底、小褂上的线线儿长哩！冬天，她们爱串个门，细细数一数，哪家的门槛，都有她们踏过的脚印。要是张家煮了饺子，必给赵、钱、孙、李各家端去一碗……

不过，生活中也有事让她们头痛。部队是军令如山，说走就走，有时外出执行任务，总要走个三月两月的。每次走，她们总免不了要掉泪。也不能怪她们，家属嘛，眼窝窝就是浅呀。但听听她们对孩子爸说的话，你准会乐出声，你听：“家里的事你别挂记着，有俺，你就放心把队伍带好！”说完，嘴角上挂着笑，眼眶里闪着泪，推着丈夫往门外赶……

瞧，这些“编外的兵”！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一场接一场的狂猛风沙，像大海的波涛，在苍茫的戈壁翻卷着、怒吼着，天地一片苍黄。风稍稍停歇，一队新兵拎着铁锹和水桶，沿着跑道走进了一片绿荫里，他们面前成行成排的白杨正在蓬勃生长，树干上绽出来的新芽鲜艳夺目。

这里是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一个导航台，全年干旱少雨，冬季气温极低。老兵们回忆，建台之初，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树。直到10年前，一名叫张志刚的战士来到台站，在肆虐的风沙中亲手种下了一棵棵树苗……

如今，100多棵白杨扎根这片荒凉的土地，尽管风沙阵阵，但树的叶子是碧绿的，昭示着盎然的生机。

—

10年前，刚刚转业士官的张志刚来到台站，迎接他的是漫天黄沙。

“这么大的风沙，就没法子治一治吗？”张志刚对老兵们提出想种树，怎料收获的全是打击——

“种树？要是能种成树，之前的人早就种了。”

“别想了，高原这地方，草都活不了，别说树了。”

那阵子，张志刚没睡过一个整觉。时任连长李庆银知道他在为植树治沙而苦恼，便找他谈心：“要我说，你就放手去干，人能活着的地方，树为什么活不了？”

好不容易挨到春天，张志刚想了各种办法，或到很远的河边寻找小树苗，或把老柳枝折下来扦插在“暖窝”里，都没有成功。越试，仿佛越证明了这片土地长不了树……

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有一天，张志刚像变魔术一样拉回来20多棵顶着绿芽、带着根包土块的白杨树苗，还搬回几袋羊粪。战友问他从哪儿找来的，他只说是友邻单位支援的。

后来有一天，外出采买的战士发现一位牧民脚上穿的竟然是张志刚那年春节新买的球鞋。见实在瞒不住了，张志刚只好向战友们“坦白”：那些树苗和肥料是他拜托牧民在山下买的。“牧民用不到钱，所以一双鞋子换一棵树苗，一套衣服换两棵树苗，一块手表换一车羊粪……”

第二天起床，张志刚惊讶地发现那块被他用来换羊粪的手表居然回来了！他红着眼眶拿起手表下面压着的纸条：“无论发生任何事，兄弟们一起承担。”

冬天来临时，张志刚和战友们给每棵树的树干上捆上厚厚的棉布，下面的根部培上厚厚的土，再用他们热切的目光去温暖、去祈求。来年春天，那批树苗中终于有3棵再次抽绿。风还在呼啸，却再也吹不动官兵战天斗地、抵抗风沙的信念。“台站种活几棵树，全连定能造出林。”在连长带领下，上级单位支援的一批树苗在机场跑道西侧安家了。

树种下了，心就定了。树和官兵一起扎根、成林、成荫。张志刚退伍的时候，已有20多棵树成活了。望着蔚然成林的场站，李庆银感慨道：“这片林子就叫‘志刚林’吧。”林边，官兵还立了块石碑，上面写着“志存高远，百炼成钢”。几个通红的大字掩映在白杨树影里，格外夺目。

二

在“志刚林”最靠近跑道内侧的一排小树上，挂着一块块被风吹得叮当作响的红色名牌——“张志刚”“吴定坤”“曾成龙”……一个个名牌，镌刻着台站官兵的故事和荣光。

“张志刚大家熟悉，他后来接任了台站的站长；吴定坤嘛，现在我们的蓄水池、阳光棚、训练场等，都是他在的时候一点点改建出来的；曾成龙是我们台站第一个考上军校……”前年当上站长、拥有了自己红色名牌小树的张福刚介绍，只有真正以站为家的优秀官兵，才有机会在树上挂上自己的名牌。“这些名牌，是激励，是榜样，是念想，更是场站官兵对‘家’的牵挂。”

8年前，张福刚参军入伍，来到台站，站长便是张志刚。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看不清天色下午，张志刚带着他执行飞行保障任务。突然，他听见气象台的风标疯狂转动的声音，从值班室望出去，遥远的天际线上居然立起了一堵黄色的沙墙。

生长在贵州的张福刚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愣在原地。“福刚，跟我去加固天线！”张志刚拉着还没反应过来的他冲出值班室，“抬着梯子，我们上房顶！”

上房顶！张福刚听后心往下一沉，一脸的愁容。每次爬梯子的时候一听见梯子摇得咯吱咯吱响，他头都不敢回，心都快跳到嗓子眼。趴在梯子上，望着房顶上十几米高

那片白杨正生长

■卢东方 胡勇华

的天线，张福刚吓得赶紧闭上眼。耳边风声呼啸，等摇摇头晃晃的梯子稍稍平稳，他鼓起勇气再往下看时，发现3棵刚发芽的小树正在狂风中被吹得东摇西摆，但只要风势有片刻喘息，它们便立刻挺直身子。

张福刚莫名地有些感动，他深吸一口气，一咬牙，抬起腿，抓着摇晃不止的梯子继续向上爬。

远处的跑道上，银色的战鹰昂起头，一架接着一架越过沙幕，消失在视野里。

三

“如今，场站的兵想在‘志刚林’种下一棵树，可不容易。”中士龚美沛记得自己2017年来到台站时，看到只有少数优秀的官兵才有资格在这里种树，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按照场站的传统，新兵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要在“志刚林”里开展。去年6月，一批新兵刚刚到达场站，营长王珩便带着他们来到“志刚林”，同行的还有获评场站优秀军士的龚美沛。

走进“志刚林”，满枝青翠的绿色与周围的荒漠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教育活动的讲解员，王珩指着林中最新的一棵大树说：“这棵树就是10年前张志刚班长种下的第一棵树。我们的官兵就要像这些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扎根、发芽，守护好脚下的每一寸国土。”

接着，龚美沛讲起自己在这片林子里接受入伍教育的故事。他说，从听闻“志刚林”的故事那天起，他便立下了一个决心：要在这片林子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当年的老班长说，要在林子里种下自己的树，必须是各方面考评都拿到优秀成绩的骨干才行。于是，龚美沛铆足了劲追赶训练标兵，很快便在同年兵里拔得头筹。然而，那年的植树节，连里把植树的机会给了一名在比武中获奖的老兵。

和战友们一起植完树，龚美沛掐了一节杨树枝回来，将它栽进书桌上的一小花盆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营区，它便陪着龚美沛开始在晨曦里练习收发报。在手指老茧一次次摩擦、愈合的循环中，龚美沛的收发报技术日臻熟练。

第二年，基地举行通信比武，上等兵龚美沛击败众多技术骨干，一举夺冠。颁奖台上，龚美沛捧着手上的奖牌，向着“志刚林”所在的方向，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那年植树节，龚美沛如愿来到“志刚林”，栽下属于他的那棵“荣誉树”。他抚摸着树干，泪珠和着汗水滴落在泥土上……

林间，响起一阵喧闹，新兵们正争先恐后地抢着水桶、铁锹，给树浇水、培土。一棵棵白杨挺立在高原的阳光里，树冠绿油油的，在风中铺展着它们的美丽。它们在历经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后，成为一道风景、一种精神。龚美沛仿佛看见，“志刚林”里又萌发了一棵棵新苗……



集结(油画)

赵大千作



长征

第6167期



回声

■刘敬行

狮吼 虎啸 雷鸣
这个世界巨响那么多
莫过于一阵号声卷起的雪崩

用呼吸和脉动
谱出的声音叫嘹亮
让你吹成了气贯长虹

是黄泥墙上开的牵牛花
是儿时吹的小喇叭
收留过一个母亲含泪的叮咛

最后的一声召唤
是戴着红星的18岁
倒下时 大地发出的回声

后来 军号被夜空收藏
小号兵常站在月亮的旁边
不断地吹响一把古铜

士兵眼里的祖国

■袁丰亮

吹过钢枪的风
也吹过家乡的麦浪
如此辽阔的山川

我用怎样的诗句
才能写出青春和时代的激荡

我的每一次呼吸
和晨光里的每一声鸟鸣
同频跳动
守望的时光如此安详

我操枪的手
点拨北斗图的页面
昆仑的雪
雅鲁藏布江的浪
跨越青藏高原的山冈
书写无限的苍茫和雄壮

我守护的土地
如同母亲浇灌的菜园
一缕炊烟点缀遥远的村庄
与哨所连接的路
开遍无数的鲜花
大地在阳光照耀里

孕育果蔬和稻香

这是我熟悉的家园
聚寨良田草原
马匹和牛羊
我守护的地方
向南、向北、向西、向东
纵横而宽广

当我们凝视泰山、黄河
蔚蓝色空闪现无限的高度
丝绸之路
不只是一粒沙和一朵浪的遗迹
是时代的起点和行程的延续

我有最小的战位
热爱大世界的万花筒
一名士兵眼里的祖国
与一条家乡的河
一首军旅的歌
汇聚生命滔滔不绝的血脉